

錄異記卷之二

卷之二
錄異記

異人

李特字玄休。康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韓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劙刺穴能著者爲康君四姓矣。著而務相之劙懸焉，入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康君務相船也。獨浮於是，遂稱康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夜。

水而下至于豐陽。豐陽水神女子止康君曰：此魚鹽所有地，久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康君曰：我當爲君求康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康君宿，三報去，爲飛晶諸神皆從其飛藏。日康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康君即以首繆道鹽神曰：娶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故鹽神受而娶之。康君至陽石上望膺，有青練者曉而射之中，鹽神墮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聞玄耶。生曰：某此別解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

康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康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湖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康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康君休其上，投筭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舉邦天下以爲縣。中郡薄賦，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貢，因謂之貢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酒氣，自云起與天神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急來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崇範，住北印山。玄元觀成，通未已數年。參入洛城，儀安門內必改服，耽學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敘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寢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裏常款狎。忽一夕諸印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解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

冥，嘗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山之下，所闢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兒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曰：某妻聘輓喪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今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達此。並陰購品定言訖。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審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久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擣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烏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累僧材也。

李崇範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李崇範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

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
舍業掌驅底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
亦投舍中坐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審
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
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

鳥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梃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蘿草兔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矣滿公歸黎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尋徃謁之失其所在矣黃齊衡隊軍倫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鬚髮皎白顏色瘦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

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
留連止宿既晚懇留欲備饌業愧謝再三因
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
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
某家貧無以待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
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
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
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
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
從戎暮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
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
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
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鳳州賓佐王邵負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遇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闈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四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綉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便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號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麥

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罔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鼎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十餘里既歸亦詰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請道德經夢老君與翦

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道士郭法遵居崖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以屢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語之於衆出山遇民王家有孩子年幾一時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堯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褐其兄魚監糺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七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木請謁焉聞者不能拒之公異而

見之叟曰某家藏此秦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足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首缺非洛匠無能斷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斬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鵠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鵠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洪州北界大五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旣生家

稍充給養奉養聰慧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今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葦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亦恐有物因今左右斬之得金五百兩齋之還來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過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謁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隣起如半越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落落焉。

宣城節使趙鍾穎上亦有肉隕起時人疑其有珠旣爲淮南攻奪其縣郡鎧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旣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又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纏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旣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

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辦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關船驅儻及歌竹枝

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綢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捨于地形必保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邇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

橐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圈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

人○

符氏始主閩中新平有長人見諸百姓張靖

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爲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獲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丈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鼓每

有所闢師今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郡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

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安州刺

史恬獨好道高臥雲林善陰陽諱候星曆推步鑑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鍊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齋卜於世惄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首甘不足因

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郢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霖合境告足厚賂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虔錄日吾之

所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獲災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禪請所及也由是處謙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爲少將作檢校儀射

錄異記卷之二